

原因何在

· 映幕話劇集 ·

張 放等著

南方通俗出版社



劇情簡介

這本書包括“原因何在”和“新的開始”兩篇獨幕話劇。

“原因何在”一篇，內容是描寫某工廠女工伍彩雲，平日貪圖享樂玩耍，有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思想行為。因此，她被反革命分子引入迷途，終於做出了偷錢的行為。但是，當她看見因為自己偷了錢而引起宿舍里的種種不安時，當她知道她的男朋友就是反革命分子時，她後悔了。她把偷到的錢又偷偷放了回去。在集体的幫助和教育下，她終於承認了偷錢的壞行為，認識了思想的錯誤，和大家一起去通知公安局捉拿反革命分子。

“新的開始”一篇，內容是描寫汽車修理技工陳子超，因為自己有虛榮心，就以為他新認識的女朋友梁靜文也是這麼愛虛榮的。當陳子超結識了梁靜文之後，便盡力借錢來打扮排場，並在工資和職位上騙梁靜文。事情給梁靜文發覺之後，陳子超鬧了許多笑話。梁靜文本想不再和陳子超做朋友，可是，因為陳子超工作成績好和熱心幫助人的優點感動了梁靜文，終於嚴肅地批評了陳子超，在陳子超悔過和表示決心改正錯誤的情況下，他們的友情又有了新的開始。

目 錄

已故. 原因何在 (独幕話剧)	張 放 (1)
新的開始 (独幕話剧)	刘 漢 翟 克 (21)

原因何在 (独幕話劇)

張 放

人物：

苏淑文：22歲，青年團員。

陈麗娟：20歲，青年團員。

伍彩云：19歲。

盧四妹：20歲。

小 叶：17歲。

林 蓉：39歲。

事情發生在某工廠的女工宿舍。

開幕時，林蓉正在場扫地。忽然在地上檢起一張照片。

林蓉：奇怪，這張照片不是坏蛋鍾大梁嗎？他的照片怎么掉在这里？等一会我去報告工会。（收起照片，繼續扫地）（小叶从外進）

小叶：阿蓉，怎么今天这么晚才扫地？

林蓉：晚？不晚啦，現在扫第二遍啦，今兒个星期六，又赶上剛剛發工薪，大家还不買點东西回來吃吃。今天我特別多扫一遍。晚上还想回家看看去，趁这有工夫打扫干淨，免得明天一早又得趕來扫。

小叶：阿蓉，我說你真会打算，可是你打扫得太早啦！

“大吃四”还没有买东西回来吃呢！她一吃包你又得扫个半天，什么花生啦，瓜子啦，沙田柚啦，香蕉啦，柑啦……哼，简直是開上生果攤了！

林蓉：是呀，“大吃四”这人也真是，哪有那么多錢來吃？我說小叶，你也該劝劝她才对。

小叶：她这人呀，还能听我的？

林蓉：难道文姐說她她也不听？

小叶：听又怎么样？吃还不是照样吃？当面答应少吃一點，轉过背她又犯老毛病。我看，吃點零食倒还没什么，倒是有的人工夫不好好做，專会貪圖快樂，那就不对头了！

林蓉：盧四妹可不是那样的人！（停了一会）我看大家多說說她，總會好一些的。

（門外陈麗娟在叫彩云，麗娟上）

麗娟：小叶，你有沒有看見伍彩云？

小叶：沒有看見。

麗娟：真急死人，大家都在等她開会，偏偏到处找都沒看見她。她会不会出街去了？

小叶：我看不会，剛才我看見她在听电话。这还没回过宿舍。（指牆上）瞧，她的新衣服还挂在这兒，沒換衣服，她怎么会上街？

麗娟：一下班你就不要想留她。东一个约会，西一个節日，她可真是個忙人！今天这个会我們正要跟她提點意見呢！

小叶：要批評她？

麗娟：是的，我們小組今天就是要批評她，她跳舞跳迷

啦！会也不開，生產一點沒放在心上。唔，我一定要把她找着，今天的会一定要她参加。（叫）彩云！彩云！……（下）

小叶：彩云向來都是太过分了，生產一點都不用心。

林蓉：前两个月她不是还不错嗎？为什么现在这样差？

小叶：我也摸不着她的心思。

林蓉：你跟她这么好也不清楚？真是要和她認真談談才是。

小叶：好是好，可你哪里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？（彩云上）

林蓉：哎呀，一講你，你就到，麗娟到处打鑼找你。

彩云：（一進門就在自己床下、地上尋找什么，看到小叶、林蓉等在場，又裝着沒事似的）阿蓉，你有沒有看見……？

林蓉：什么，你丢了东西？

彩云：（支吾）唔，不，不，沒什麼。

林蓉：沒事，那我還有事要到工会去。（下）

小叶：彩云，麗娟叫你去開小組会。

彩云：不去！整天開会，还没个够？生產八小時也够累了。

小叶：她們就是說你生產不好，今天開会也是談這個問題。

彩云：不好就不好，还有什么好談！

小叶：不是的，听听大家的意見也是好的。

彩云：还有什么好听的，听來听去还不是“死落后”這句話，麗娟的理論一講就半天，今晚我还要出街呢，誰有閑心听她的。

(苏淑文匆匆上)

淑文：彩云，怎么？原來你躲在宿舍！你們小組找你開會啦！

彩云：知道了。

淑文：知道了为什么不去？

彩云：不想去。

淑文：为什么？

彩云：我——

淑文：这样不好，彩云，我知道你很怕開會，你思想上時常想逃避開會，可是你應該知道，我們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會議來解決的。要是你認為會議開得不够好的話，你可以在會議上提出改進的意見。

彩云：不是的。

淑文：我知道并不是會議開得不够好，而是你的心不在工廠。彩云，你近來精神很坏，你和工友們越來越离得远了，你越來越孤独，好像沒有一個人跟你談得來的樣子。

彩云：我——

淑文：現在你还是去開會吧！等一會兒開完會再來找我，我還有話跟你談，記住不要跑出街。

彩云：我不開會，我有事。

淑文：去吧！有事開完會再說，還是開會要緊。工友們對你都是一片好心。

彩云：我要出街，今晚我有事嘛。

淑文：有什么要緊的事？開完會再去不可以嗎？

彩云：唔——

淑文：什么事，告诉我吧！

彩云：唔——没有，没有什么事。

淑文：那么去吧！开完会再说吧！

小叶：去吧，彩云。

（彩云起身想走，陈麗娟上）

麗娟：彩云，你怎么搞的！大家在等你开会，你躲到什么地方去啦？我打锣四处找你，原来你还在宿舍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开会？

彩云：——

麗娟：我说你就是懂得跳舞，你跳舞跳迷了！什么都不知道啦！

彩云：我跳舞关你什么事？难道跳舞也不可以！

（麗娟想说，给淑文止住）

淑文：麗娟，（向彩云）我们不是说跳舞不可以，而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去跳，难道每个星期六跳一次舞也有人反对？可是你——

麗娟：她整天整夜都记挂着跳舞，那一个不知道，十足是一个“牛女”，（向彩云）我们厂的名声也给你败坏了。

彩云：谁败坏你的名声，你好香！

麗娟：你——你这个“死牛女”！

淑文：麗娟！（止住麗娟）你们不要吵，好好谈。彩云，你应该听大家的话，大家劝你，是为你好，你连会都不开就太过分了。

小叶：彩云，去吧！去开会吧！

淑文：去吧！先去开会吧！

(彩云生着气下)

淑文：麗娟，你們小組應該好好幫助她。你對她不要太急躁。

麗娟：我們拿她真沒辦法，要不是工會要我們討論，我們真是懶得理她。

淑文：這不對，不理她是不應該的，工友之間誰犯了錯誤，我們都應該好好幫助她。你不應該一見她就罵，要好好跟她談，多注意方式方法，耐心幫助她。

麗娟：哪有那麼多時間！她這人不是談談就談得通的。

淑文：時間是人找的，不是它來找你。她是青工，你是青年團員，你有責任幫助她。

小叶：（對麗娟）事情差點給你這個性急鬼弄壞了。

淑文：麗娟你不是要開會嗎？

麗娟：啊！是呀！（匆匆下）

小叶：文姐，好在你來了，如果不是你來，我看彩雲呀，今晚用拖拉機也拉不動她去開會。你知不知道大家給她起了個花名叫“唔睬人”。

淑文：“伍彩雲”“唔睬人”，哈……！為什麼叫她“唔睬人”呢？

小叶：因為最近誰跟她說話，她都是愛理不理的，所以大家就叫她“唔睬人”。還有一個叫“大吃四”。

淑文：你說盧四妹？

小叶：唔，還有一個叫火莉娟！

淑文：我們屋子裡的人都有了花名啦？

小叶：可不是都有了。

淑文：那我呢？

小叶：你——你是文大姐。我們的好大姐。

淑文：（點點她的額角）你是小妹妹！淘气的小妹妹。

（大家笑起來）

（盧四妹手上捧着食物上）

小叶：啊！有東西吃啦，四妹請客？

四妹：你這個“為食鬼”（好吃之意），我不請你。

小叶：你不請我也要吃，快點拿出來。（追着四妹要食物）

四妹：這些留在晚上吃。我們先吃這個。文姐，你也來吃吧！

淑文：你吃那麼多東西不怕吃壞肚子嗎？

四妹：我是橡皮肚，擦不壞的。

淑文：還說擦不壞？你不是時常鬧胃痛嗎？

四妹：吃飯它才痛，吃這些東西就不會痛。

淑文：不對吧，就是因為你吃雜食太多才會胃痛，你看你連飯都不想吃，這怎麼行？

四妹：有什麼不行？

淑文：一來錢花得多，二來弄壞了身體。

四妹：自己勞動自己吃，不吃把錢留來幹什麼用，俗話說，“吃得是福，穿得是祿。”我又不會像彩雲一樣每個晚上都到外面去，而且一去就花好幾塊錢。

淑文：她這樣當然更不應該，你為什麼偏要跟她比？有錢應該儲蓄起來，不是可以幫助國家工業建設嗎！

小叶：我要是像你們一樣不用養家多好。喜歡怎樣就怎樣！

淑文：錢多一些當然好，可是應該學會怎樣去支配！不懂

得用錢的人，再多也不够花。

小叶：我要回家了，我媽等我拿錢回去呢。

（小叶到床上取錢，驚惶的數着，發覺少了20元）

小叶：哎呀！死啦！怎么我的錢不見了20塊？不會的，我明明把50塊錢放在一起的。（哭起來）

淑文：怎么样？

四妹：掉了錢？

小叶：（哭着）我明明把50塊錢放在一起的，怎么不見了？

四妹：你有沒有放在別的地方？找找看吧！

淑文：是的，找找看吧！先別哭呀。

小叶：沒有，是沒有了！我放在信封里头，一定是給人家拿去了。（又哭起來）

淑文：小叶，先別哭！慢慢找，不要着急。

四妹：是的，不要急，慢慢想想看，你放哪里去了。

小叶：不用找了，我看一定是誰拿了我的。

四妹：哎呀！不會的，誰拿你的錢？大家都是工友，難道會偷你的錢嗎？

小叶：我看一定是誰拿了我的，誰這樣缺德偷了我的錢，我媽還等着我拿錢回去呢，她老人家一定要罵我了。

（又要哭）

四妹：你也太粗心大意，怎么把錢乱放？

小叶：我已經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了，還說我粗心大意，誰這樣沒良心拿人家的錢。

（麗娟上）

麗娟：淑文，我們小組要我來向你拿份報紙去讀。（發現

小叶在哭)小叶,你哭什么?出了什么事?

淑文:小叶掉了錢。(拿報紙給麗娟)

麗娟:怎样掉的?

小叶:今天上午我領了工資回來,放了50塊錢在枕头底下,現在不見了20塊。哪個沒良心的偷了我的去?

四妹:她不偷光就算她有良心的了。

麗娟:給人家偷了?不会吧!工人階級都是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人,絕對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的。

四妹:我也这么想!不会是我們工友偷的。

淑文:那么你們說是誰偷的?事情明明發生在我們工廠,發生在我們宿舍里头,難道是外面人偷的?不錯,我們工人是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人,可也不能否認有少數人沾染了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思想。我們應該提高警惕,要好好注意清除这种影响。四妹,你和小叶先去工会把情况反映一下,我一会就来。麗娟你在这待一会。

麗娟:四妹,請你順便將報紙拿到小組里去,說我就來。

(小叶和四妹同下)

淑文:麗娟,我跟你研究一下,你認為小叶的錢可能是哪一個拿的?

麗娟:我總覺得会是外面人拿的。

淑文:麗娟,你的思想不應該这样麻痹,你是一个团员,應該認識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思想还在猖狂地向我們工人階級進攻。

麗娟:照你說,那可能会是我們宿舍里的人偷的啦?

淑文:(點頭)

麗娟：你說，會不會是盧四妹？

淑文：有什麼根據？

麗娟：你看她平時花錢那麼厲害，整天買東西吃，買衣服穿，哪有那麼多錢來花？最近她又買了一雙皮鞋。

淑文：她用錢雖然厲害，恐怕還不至於這樣，我們不能光從表面看問題。四妹的品質還是好的。

麗娟：那你說會是誰？

淑文：你覺得彩雲怎樣？

麗娟：（靜場片刻）彩雲！

淑文：唔，近來她的精神很不集中，人在工廠，心在外面，生產成績一直下降，聽說她在外面認識了一個什麼人。

麗娟：最近還聽說她經常去參加私人舞會。

淑文：什麼私人舞會，還不就是參加那些不正當的下流舞會。你怎麼不早告訴我？她去這些地方你也不阻止她？

麗娟：起初，我以為她去跳舞，沒有什麼大問題，所以也就沒有理她。怎知道現在要攔阻她已經攔阻不了！

淑文：當然正當的交誼舞不是壞事，但是她去參加那些下流舞會，思想當然會給別人俘虜過去的。

麗娟：給誰？

淑文：給資本主義思想。他們就是利用各種方式來腐蝕我們青年。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夠肯定錢是誰偷的，但是我們應該提高警惕。注意幫助彩雲，應該及早教育她。

麗娟：除了她還會有誰呢？會不會別個宿舍的人來偷呢？

淑文：我們宿舍今天沒有別人來過，門又是上了鎖的。

麗娟：對了，還有阿蓉，她今天來掃過兩次地。平時她只掃一次，今天特別掃兩次，會不會是——

淑文：你說她——

麗娟：我是說會不會小葉不小心掉了，她掃地拾到呢？

淑文：她拾到了，會說的。

麗娟：我去問問她。

淑文：我跟你先去王會再說。

（二人下）

（靜場片刻，彩雲閃縮上場。見室內無人，急從內衣拿出一物放到小葉床上的枕頭下面，另拿出一信來看，把它搓成一團丟在地下，忽然又覺得不妥當，連忙把它放到自己枕頭下面。想出外又跑回來難過地伏在台上）

（淑文上）

淑文：彩雲！你一個人在宿舍里嗎？

彩雲：（點頭）

淑文：怎麼？今天在小組會上給工友們批評啦？

彩雲：——

淑文：王友們對你都是好意，她們都想幫助你。這一向你生活也太放蕩了，你越來越和大家疏遠了，就算是同一個宿舍的人也談不上三兩句話，彩雲，你要知道，一個人離開了集體是多麼可怕的事。是的，我們過去對你也是不夠關心，對你的幫助也不夠。

彩雲：文姐你——

淑文：今天我們宿舍掉了錢，你知道嗎？

彩云：（微微一震）掉了錢？

淑文：是的。小叶把錢放在枕头底下，回头去看，少了20塊。真想不到我們宿舍里會發生這種事情。彩云，你看過今天報紙嗎？

彩云：剛才她們給我念過一些，我還沒看完全。

淑文：（打開報紙）你看這篇文章寫的事情，真值得我們警惕！

彩云：（看報有些神魂不定）……

淑文：你看，那些不願意接受改造的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有多么陰毒，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毒害我們青少年。

（林蓉上場）

林蓉：哎呀！文姐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，真是活見鬼。剛剛我今天好心腸走來多掃一次地，偏偏就說掉了錢，你說這怎么好，人家還會以為是我偷的呢，早知道我今天不來掃地不就沒事咯。小叶的錢到底是怎么丟的，有沒有找清楚，剛才麗娟還來問我有沒有拾到，真是天地良心咯，你說，要是我拾到怎么会自己收起來不做聲？彩云，你說這事冤枉不冤枉？

淑文：阿蓉，你不要心急，事情總會弄清楚的，光着急也沒有用。

林蓉：事情查得清楚當然好，要是查不出你說怎么办？人家還不是會懷疑我，我要能把心剖開出來給你們看看就好了！

淑文：阿蓉，現在沒人說小叶的錢是你偷的！

林蓉：雖然沒有人明白說過，但是大家眼光光的看着我，還不是就跟說我一樣？

淑文：你不要神經過敏，只要沒有拿過，管人家怎麼說，何況也沒有入懷疑你。

林蓉：那麼你說錢會是誰拿的，彩雲，你說錢是誰偷的？是那個沒良心的賊子偷的？

淑文：阿蓉，今天有誰來過宿舍？

林蓉：還不就是你們幾個，你們上班我就把門鎖上了，還有誰來！就是這樣才糟糕，人家定會想到我。

淑文：我不是這個意思。

林蓉：總之，跳落珠江也洗不清了！

（四妹上）

四妹：真是糟糕透頂了，我說你們真不知怎麼樣看人，人家多買點東西吃就說什麼浪費，用錢多咯，還懷疑我偷人家的錢，你們真是白日見鬼，亂猜一通，我真要你們賠償名譽損失！（停了停）好，讓我搬家，免得你們說三說四！（檢行李）

淑文：四妹，你發那麼大的脾氣干嗎？

林蓉：是呀！你發那麼大脾氣干嗎？

四妹：疑神疑鬼的，搬走得個干淨！

淑文：誰懷疑你？人家要真的懷疑你，搬了也還是一樣會懷疑你。事情總會弄清楚的！

四妹：她們雖然沒有明白說我偷了小叶的錢，但整天說我花錢多，懷疑我一個月哪來那麼多錢花，那不就等于說我偷了人家的錢，才会有這麼多錢花。我會去偷人家的錢？哼！難道我用我自己的錢她們也眼紅？

林蓉：不要搬啦，既然人家不是說你，那不算咯。我今天也太好心，多掃一次地，不然，還不是干干淨淨

的，誰也不敢亂想到我的頭上來。算了吧，認個倒霉，不要搬了吧！

四妹：我想搬去別的房间，免得像這個房間一樣有賊。

淑文：問題不是房間，是人的思想，我們要幫助那些沾染上壞思想的人改造過來。

林蓉：哎呀，這個賊要是好心腸的話，說出來多好，不用冤枉來冤枉去了！

四妹：賊哪有好心腸的，好心腸就不會做賊了，你還想要她講出來。

淑文：這要看她的覺悟程度怎樣，就算今天不說出來，將來還是會有人知道的。

四妹：給人知道了，多難為情，哪里還有臉見人！

淑文：能夠真誠承認錯誤的人，還是一個好同志。既然犯了錯誤，那还有什么不可以說的，問題是看她有沒有認識錯誤。（稍停）我看偷錢這個人還不是一個慣賊，她一定是受了壞人的引誘，一時思想糊塗才做出這樣的事。

林蓉：這個人也是夠狠心的，連人家小葉養媽媽的錢都偷。彩雲，怎麼你不出聲？報紙上有什么消息迷住你啦？

彩雲：我——（心情慌亂，走開一邊去坐下，用報紙遮住自己，但卻掩飾不住拿報紙的雙手微微在抖動）

（小葉、麗娟上）

林蓉：小葉，錢找到了沒有？

小葉：找鬼找馬！錢都給人家偷了，還去哪里找？

林蓉：是不是真的給人家偷了，你有沒有找清楚？想想。